

珠玑录

你在遥远 星空中。

上

九鹭非香

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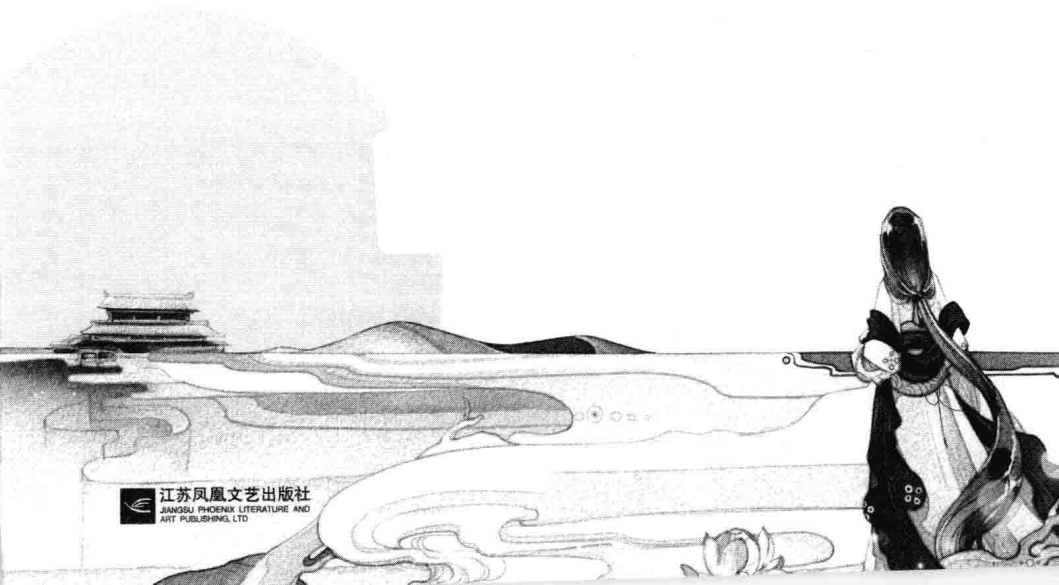
楚狂轻轻问道：「阁下对我有多恨？」
荏九摊手，「我是真的爱你。」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你在遙遠
星空中。
上

九鹭非香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在遥远星空中：全2册 / 九鹭非香著. -- 南京：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719-5

I. ①你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614号

书 名	你在遥远星空中
作 者	九鹭非香
出版统筹	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	王晓萌
责任编辑	姚 丽
文字编辑	王晓萌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320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15年3月第1版，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719-5
定 价	56.50元（全2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你就像黑夜，拥有寂静与群星。

——巴勃鲁·聂鲁达《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》

楔子

第一章

荏九说：“我便是这里的山寨大王。” · 007 ·

第二章

荏九说：“扑过来！” · 033 ·

第三章

荏九说：“我是真的爱你。” · 070 ·

第四章

荏九说：“别让我再看见你！” · 104 ·

第五章

荏九说：“我要杀两个人。” · 127 ·

· 你在遥远星空中 ·

目录

CONTENTS

【目次】

7

第六章

荏九说：“我的男人，要肤白貌美脾气好，
腿长肩宽有力道。” · 147 ·

第七章

荏九说：“我怎么突然觉得气氛有点沉重啊……” · 173 ·

第八章

荏九说：“我在害羞你没看出来吗？” · 198 ·

第九章

荏九说：“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” · 219 ·

第十章

荏九说：“你真神奇！” · 247 ·

第十一章

荏九说：“你杀妖怪的时候，别把血溅到我身上。” · 279 ·

第十二章

荏九说：“咱俩的关系又翻开了新的篇章？” · 313 ·

第十三章

荏九说：“你就那么不喜欢我呀……” · 339 ·

第十四章

荏九说：“你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
可我就是觉得你在吃醋。” · 353 ·

第十五章

荏九说：“来一个碾死一个！” · 390 ·

第十六章

荏九说：“你怎么说都有理。” · 418 ·

第十七章

荏九说：“我喜欢他，很喜欢他，最喜欢他了。” · 445 ·

目录

CONTENTS
[下]

7

第十八章

荏九说：“楚狂，离开我。” · 487 ·

第十九章

荏九说：“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会遇见你。” · 523 ·

第二十章

楚狂说：“我和她在一起。” · 543 ·

终 章 · 577 ·

独家番外 · 580 ·

正是风和日丽的天气，荏九仰面躺在寨中大厅的虎皮石椅上。

近来大姨母血流成河，疼得她半身瘫痪，心中十分忧郁。且加上之前下山抢亲，她心心念念的秀才相公竟然悬白绫于梁上，以死相逼，不肯做她的汉子。荏九觉得自己脸皮受损，感情受挫，万分难过。回了山寨后，荏九连着好几天都没打起精神来。

脚边半岁大的小白老虎蹭了蹭荏九的裤腿，一双透蓝透蓝的眼亮晶晶地望着她。荏九恹恹地踢了它一脚，“去去，和大黄玩去，爷今日去了半条命，没力气和你疯。”

大白嗷呜嗷呜地叫了两声，又努力蹦跶了两下，见她还是要死不活地躺着，它笨拙地咬着荏九的裤子往外拉。荏九没力气和它争，任它将她从石椅上拖下来，又一步一踉跄地往外拖去。

“大白，你知不知道你拖一路，爷就流了一路啊？你回头看看，

你在遥远 上 星空中

你拖出了爷一地的血啊！”

大白不理会在九的念叨。直到将她拖到高高的门槛前，它犯难了，唯有蹭到九脸旁卖萌。它还小，舌头上的倒刺尚未长硬，舔得九一阵难耐的痒。

九无奈叹息道：“被大黄养大的，就学得大黄一样的德行，白瞎了你这万兽之王的称呼……别舔。”她推开它的脸，“你若是再大一点，我脸上的肉都得给你舔没了……啊！爪子别在我脸上刨，别刨……拍也不行，喂！你要玩死我吗？”

一人一虎闹得正起劲，忽听到极远处传来阵阵让人胸闷的轰鸣之声。大白烦躁地在地上刨起爪子来。

九爬出大厅，好奇地望向天空，万里无云的蓝天中什么也没有。九正奇怪，忽然，一道刺目的白光闯入视线之中，她眯眼细细打量，却见那白光个头慢慢变大，竟是一个圆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她家山头砸来！

在那样的速度之下，她眨眼都嫌慢。一个糟字还没说出口，那道白光直挺挺划过她的眼。

世界静默了片刻，夹带着刺骨寒意的狂风倏地平地而起。她牢牢地抱住门槛，另一只手慌忙地扯过大白将它紧紧抱在怀里。木梁撕裂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九惊骇地扭头，只见大厅的房顶被狂风生生撕开，瞬间绞得粉碎。

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，等她感觉到周身寒气渐消时，空中的风已经平息下来了。

漫天的木屑簌簌洒下，她望着空荡荡的屋顶，呆了。

有人可以告诉她刚才那是什么吗？

耳边一时静得可怕，怀里的大白挣开她的手张嘴叫着，荏九听不见它的声音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些许响动慢慢传入她的耳中。她爬起身来，捂着晕乎乎的脑袋往外面看去。女人们都抱着孩子走了出来，她们神色惊惶地盯着后山的方向，指指点点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荏九凝了凝神，稳住脚步走出大厅。“大家别慌！”她高喝一声，尽管自己的耳朵还在嗡鸣不断，但却镇住了惊惶的人们。

她在三个月前成为寨主，现在得有个寨主的样子，荏九想着。她一边安抚着女人和孩子们，一边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去。然后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耳边一遍一遍地嗡嗡重复，“那是啥玩意儿？”

寨子后面的山壁上破开了一个十分规则的圆洞，仿佛有极寒的气息从里面蔓延出来，凝气成霜，将洞口尽数染白。

荏九祖祖辈辈都是山贼，守着寨子从未被官府攻破过。一来是因为这山寨位于支梁山顶的一个凹谷中，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；二来是这群山贼一直挺安分守己，一年下山干几次活够维持生计便足矣，只抢东西不伤人。后来干脆开荒耕地，过起自给自足的生活来，官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

舒坦的日子过多了，飞来横祸让寨中的人都不知所措。

今日，男人们都下山干活去了。荏九觉得保护寨子的重任落在了她的肩上。她稳住心神，安抚众人几句后，提了把大刀便往山壁那方跑去。

你在遥远 上 星空中

大白嗷嗷地叫着，跟在荏九身后一路追去。

山壁陡峭，被砸开的洞离地不高，荏九手脚并用地爬了进去。大白身子短，跳了许久也不得果，只有在外面嗷嗷叫。荏九也不理它，握着大刀小心翼翼地往里面走。

被砸出来的洞约一人半高，是个极为规则的圆，可想而知砸下来的那白色光点约莫就是这个大小。荏九一进来，就明显感觉到这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了不少，像一个冰窟，四周的洞壁都凝起了冰霜，越往里走寒气越盛。她不由自主地搓了搓手臂，正在琢磨着离开的时候，忽听前方传来奇怪的滴滴声，像是敲击瓷盘的声音，却又奇怪地拖了很长的尾音。

忽然，黑乎乎的洞猛地一亮，幽蓝的光刺目地照来。荏九吓了一跳，立即俯身趴下。她听见有个女子的声音响起，说的却是她听不懂的语言，语调死板而僵硬，就像是学舌的鹦鹉。

女声来回重复了三遍才停下来，紧接着又是哧的一声，如同炒菜下锅的声音。

荏九怕死地趴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洞中死寂了许久，荏九才敢悄悄地睁开一只眼，抬头小小觑了那发出光亮的物体一眼。

它安安静静地停在那儿，像一个白色的巨型……

大蛋？

老天爷，下蛋了？

荏九顿觉匪夷所思，她静静观察了巨蛋一会儿，终是鼓起了勇气，紧握着刀，猫着腰向它走去。

蛋的外壳极为光滑，内部时不时蹿出一道幽蓝的流光，像是顺着什么轨迹在滑动。越走近蛋，便越觉得寒冷，荏九冻得鼻头发红，哈着气直哆嗦。她戒备地将蛋扫视了一圈，却发现这家伙将自家后山撞了如此深的一个洞，自身还愣是没有一点裂缝。

果然老天爷下的蛋就是要大个儿结实些吗……

荏九不由好奇地用刀背敲了敲蛋壳，呢喃道：“这会孵出个什么玩意儿来啊？”她话音未落，便见自己的刀结起冰，咔咔几声，裂出了数条细缝来，眨眼间便碎成了一堆废铁。

荏九愕然，还没晃过神来，忽听身前的巨蛋也发出了一声细微的轻响，幽蓝的光芒倏地一暗，洞穴再次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

“何何何……何方妖孽作怪？！”饶是荏九素日里揣了十个贼胆，现在也吓得哆嗦。忽然之间，白光乍现，竟是那巨型的蛋从中间分开一条线，像两扇门一样缓缓打开。

荏九被这接二连三的怪事唬得腿软，她一个踉跄，摔倒在地，捂着脸哆嗦道：“蛋不是我敲碎的！不是我敲碎的！别吃我啊，这外面有只吊睛白老虎，稀有的！你吃它！”

她自顾自地缩成一团抖了半天，却发现除了四周的寒气渐渐消散以外并没有其他动静。

荏九转了转眼珠，犹豫了一会儿才将手从脸上拿开，白光映入眼帘，荏九便这样傻傻地呆住了。

在那看起来软软的“蛋白”里面坐着一个穿着奇怪黑色甲衣的男人，精简的装扮、利落的短发，他闭眼坐在那儿，端端正正，一丝不

你在遥远 上 星空中

动，像是柄冷硬的黑色利剑，只待他苏醒便能俯览群雄、傲视天下。

不过，他所拥有的气场对于荏九来说，远远不如他的这张脸来得让人震撼——没有满脖子的黑毛，没有粗大得像针眼的毛孔，没有陶罐一般粗制滥造的横脸。

这个蛋中的男人有一张极为精致的脸，五官的每一个细节都堪称完美，精致无比而又分毫不欠缺男人应有的血性和霸气。

这……这货比山下那秀才要优质多了啊！

荏九失神地盯着他的脸，情不自禁地淌出了一地口水……

“原来，好看的男人都是孵出来的。”



第一章

荏九说：“我便是这里的山寨大王。”

荏九姓柳，原名为认，排行老九，人称认九。

后来土匪爹为她请了个教书夫子。荏九识字之后觉得自己不但认识九，还认识八和七，她寻思着自己应当取个显得有文化点的名字，所以托夫子帮她选了同音的字，改名为荏九。

荏九爹娘一生的梦想就是能有个儿子，但拼了半辈子，生下来九个不带把的。她头上八个姐姐——招弟、来弟、想弟、盼弟、望弟、念弟、要弟、求弟。土匪爹娘生到荏九，总算是绝了心思，给她取了个“认”便就此打住。

荏九的八个姐姐无一例外地瞧不起土匪这个行业，早早地许了人家，嫁到山下的支梁镇上去了。唯有荏九存了不一样的心思。她自小便常见自家姐姐跑回来与母亲诉苦，生活多艰难，孩子不好带，婆婆难伺候……

荏九十分不解，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这么巴巴地跑去嫁人呢？自己娶个男人回来，让他来头痛这些事不是挺好？

荏九这个想法得到了她爹娘的一致同意。二老觉得，抱不到儿子，抱女婿也成，抱完女婿兴许还有孙子抱抱。山寨也总算后继有人了。

是以，荏九每次下山打劫的时候都存了一份心思，她一直琢磨着自己抢一房“压寨相公”回来。因为荏九自小见惯了山寨中的糙汉，一直向往着要娶一房容貌精致秀气的相公，但奈何那样精致的相公都不大瞧得起荏九这样粗糙的姑娘，所以每次抢亲，她大都心酸地惨败而归。以至于她而今双十年华仍旧待字闺中，并朝着越来越不可能嫁出去的方向前进。

荏九看似不急，实则已经被逼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了。

所以，大概没有人能理解荏九在看见蛋中男人时的心情——就像那久旱逢甘霖的森林，大片大片的枯木逢春，登时长成了参天大树，几欲冲破荏九的天灵盖，将那男人捉进来紧紧地困在茂密的森林间，永远也走不出去。

荏九也确实遏制不住冲动地如此做了。

她将他拖出山洞，又与大白一起把那个男人艰辛地拖回了自己的闺房中。她望着他，不眠不休地守着他。

不日，官府的人到山寨中来探察天降异物一事，荏九摸着男人的脸颊，像黑山老妖一般阴笑着，她吩咐寨子里的汉子们：“让官兵把那个白色的巨蛋拖走吧，别告诉他们这个男人的事情，这个男人……”

嘻嘻嘻，我要定了。”

荏九的心腹土匪甲对此深表忧虑，“九爷，也不知道现在他是死是活，您看……是不是缓缓？”

荏九只是抚摸着男人的脸淌着绵绵不绝的口水。土匪乙不以为然道：“缓他大爷，九丫头你莫怕，老子提着刀在外面给你守着，牛鬼蛇神全给你挡住，你大胆地上，不怕。”他说着将干瘦的土匪甲提了出去，“走着走着，对付那些官兵去。”

这个男人自从被荏九扛出山洞之后到现在，一直浑身冰冷，面色苍白，呼吸断绝，脉搏停止，俨然一副死人的模样。但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荏九始终觉得这个男人是活着的。比如——男人的眼皮偶尔会轻轻抖动两下，就像马上要睁开，只不过每次都会归于平静。

荏九叹息着描摹他眉眼的弧度，幻想着他眼睛的模样。闭着眼都这样让她动心，那睁开眼会怎样呢？

忽然，荏九心底一痒，手贱地强行翻开男人的眼皮，可惜的是只看到他惨淡的眼白。荏九十分失望，一声长叹，直吹得男人眼珠干涩，霎时红了眼眶，毫无意识地泪如泉涌。

荏九忙放开了手，心疼地帮他拭去滚滚而下的泪珠，激动道：“原来你也明白我心中的惆怅！你也了解我的迫切！美人啊美人，你的哭泣便能让我心碎！”

在这两滴不咸不淡的眼泪之后，荏九越发确定这个男人便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归宿。

又守了三日，男子的症状仍旧不见好转。荏九的眉头一日比一日